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四一七回 遇讎仇強盜雙行刺 施膽略英雄獨立功

話說竇飛虎、馬虎鸞二人出了客店，直奔草涼驛行轅而來。到了行轅，正是三更已過。二人先先行轅外面靜聽了一會，覺得裡面靜悄悄的，毫無聲音。二人便走到行轅後院牆，靠著牆根，竇飛虎便緣牆而上，就如壁虎一般，快捷異常。接著馬虎鸞亦跳了上去，真個是身輕似燕，體捷如猿。二人上了牆垣，就在牆頭上借著星光向裡面四處一看，但見燈火不明，人聲靜悄。二人大喜，又看了看，只見逼近後垣牆有一所竹院。竹院前面，便是一進五開間上房，在側又是一所三開間的客廳。竇飛虎說道：「那五開間裡面，施不全光景就住在那裡了；即不然，那左側客廳內一定是他的住屋。咱們何不就此下去呢？」

馬虎鸞道：「兄弟你且慢著急，你聽那邊更聲來了。」竇飛虎側耳一聽，果然聞得從行轅裡面有了更鑼之聲，漸聞漸近。竇飛虎道：「咱們不等他更夫來得切近，將他捉住，問明施不全實在住的所在，好去下手，也免得捉摸不定。」馬虎鸞道：「正是如此。」

二人正說話間，那更夫已行來切近，但見走前一人手提燈籠，後跟一人敲著更鑼，口中喊道：「裡面諸色人等睡醒些呀！

防備有人來偷物件呀。」說罷，又將更鑼敲了三下。飛虎聽見更夫口中喊說有人，他倒嚇了一跳，趕緊將身子往下一伏，預備等那更夫走到跟前，便去動手。那邊馬虎鸞見他將身子伏下，他也作了個倒捲珠簾式，兩隻腳掛在牆頭上，兩隻眼仔細去望更夫。不到半刻，那兩個更夫已走到了切近。馬虎鸞一見，便將手掌一擊，用了暗號，隨即拔出兩刃刀，將兩隻腳一鬆，一個翻身，已跳落在地。只下認定前一個更夫，迎面就是一刀，卻不曾著傷，只迎著他門面晃了一晃。那更夫正向前走，忽見牆上跳下一人，已經嚇了一跳，正欲嚷叫，已見一把明晃晃的鋼刀，來到自己面門之上，只聽說道：「你嚷！咱就是一刀，斷送你的狗命。」這更夫被此一嚇，再也不敢聲張。那後面的更夫，眼見得面前的人如此，他哪裡還敢怠慢，掉轉身來想欲逃，說也奇怪，心裡盡管這般想，哪知兩隻腳就如釘在地上一樣，再也拔不起來。正在著急，竇飛虎又從後面跳下來，出其不意，就認定這更夫背後，一刀背砍下，這更夫連一句話都不曾喊出來。竇飛虎倒又跳在當面，舉刀在手，低聲道：「你若嚷，咱也是一刀。」這更夫也是不敢聲張，只得跪在地下，哀哀求道：「乞大王饒命。」竇飛虎正欲問話，只聽馬虎鸞向那更夫問道：「爾既怕死，爾可將施不全的住處說來，就饒你的狗命；若有半字不實，即刻一刀將你砍為兩段。」那更夫道：「大王如果饒命，小人定然實告。」馬虎鸞道：「你速速講來，不要多話。」那更夫道：「施不全可是總漕施大人麼？」馬虎鸞道：「正是！」那更夫道：「施大人現在就住在那一進五開間那所屋，東首第二個房間裡面。」馬虎鸞道：「現在施不全想也睡了。」那更夫道：「施大人是早睡了。小人方才走那裡經過，看那屋內還有他帶來的一個人，是□八九歲的孩子，還不曾睡，此時不知他睡也不成？」馬虎鸞見說施公房中有個孩子，並不曾睡，心中就有些疑惑起來，暗道：「難道他逐夜皆有人保護麼？」因又問道：「憑我這一身武藝，不必說是個小小的孩子，未曾睡去，還在那裡保護，就是個三頭六臂的漢子，又何懼哉！」因又問道：「你話果真麼？」那更夫道：「小人焉敢撒謊。」馬虎鸞當時執刀在手，就在那更夫衣上，割下一塊小襟，喝令更夫將口張開，用小襟塞了口，使他喚叫不出，又將他兩手背綁起來，輕輕的提向竹院一擡；那邊竇飛虎亦復如法炮制，也向竹院一拋。然後二人飛上了房簷。直奔上房而來。躡足潛蹤，輕快無比，不一刻到了上房。

馬虎鸞照著更夫所說的話，直向東首那間房屋簷上，輕輕的用了個猴猿攀枝的架式，兩隻腳掛在簷口，將身子倒垂下來，貼近窗戶，將刀輕輕的在窗戶紙上戳了一個小孔，自己用眼光向房間裡去望。但見房裡還點著一盞半明不滅的殘燈，當面設著一張鋪，鋪上垂著帳幔。施公此時已睡的光景，就鋪面前下首坐著一個□八九歲的後生，手中拿著一對軟索銅錘，卻在那裡打盹。馬虎鸞一看心中大喜，暗道：「施不全，今日合該要斷送性命了。你叫人保護，你倒叫那年力精壯的人在你身旁看守，怎麼叫這個小小的娃兒在此保護？」想罷，便將身飛落在地，急將兩刃刀去撥窗戶，已被撥開。此時真是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手執兩刃鋼刀，腳一蹬，就從那裡一個箭步，飛身進內，認定房間裡鋪上戳了進去。至鋪面前，那把刀尚未送進去，還不曾落得穩，正向前面跑的時節，忽聽當的一聲，只見一樣物件在那兩刃刀上一砍。馬虎鸞說聲：「不好！」再一細看，是鋪旁邊坐著那個小孩子。此時馬虎鸞卻不顧得去刺施不全了，只得掉轉身來，敵住這兩柄軟索銅錘。

你道賀人傑為何到此時才知道的呢？看官有所不知，他卻是早已知道了。當馬虎鸞與竇飛虎跳上房簷來到上房之時，他就有些知道；及至馬虎鸞從房簷上倒垂下來，用刀輕輕的去戳窗戶眼，他是那時更清清楚楚曉得有人前來，卻故意裝作打盹，讓馬虎鸞不把他放在心上；他卻居心要誘馬虎鸞進房，他便出其不意，想一個人將馬虎鸞捉住，在施公面前顯顯手段。所以等馬虎鸞將到牀前，正欲將刀送進去行刺，他此時可不能再慢了，是以即將軟索銅錘先將他兩刃刀上打去。居心想這一錘打了出去，只要他受傷，就可以將他捉住，在施公面前獻功了。

哪知馬虎鸞功夫純熟，又兼力大無窮，手中的刀握得甚緊，雖經了一錘，卻不曾被他打落。只聽當的一聲響，馬虎鸞知道不妙，便轉過身來敵住銅錘。賀人傑見一錘不曾將他的刀打落，心中暗想：「咱這一錘，卻腕力不算輕的，他刀不曾被我打落，此人的本領，就不在我之下。咱倒要防備防備，不可看輕了他。

心中一面想，手中的那柄錘頭，趁馬虎鸞掉轉身來時候，也就認定馬虎鸞太陽穴打來。馬虎鸞才轉過身軀，見一錘從太陽穴打到，說聲：「不好！」趕著將身一偏，把錘讓過。賀人傑見這一錘又不曾打中，卻是殺得興起來，口中大罵道：「好大膽的強盜！咱家老大人與你有何仇，你敢黑夜前來行刺！須放著老爺在此，爾可快留下名來，待老爺擒住於你，將你明正典刑！」

廠說著，手舞銅錘如兩點般直往下落。畢竟二人勝負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